

以契丹为例谈10~13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服饰风格*

吴爱琴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市 475000)

关键词: 游牧民族; 契丹; 服饰风格

摘要: 本文以契丹族为例, 探讨在民族形成过程中, 服饰的发展演变轨迹, 进而研究其代表性袍服形制的成因。并通过与女真、党项袍服的对比, 得出这种身穿圆领开衩袍、脚着靴的形象是10~13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的典型穿着风格。这种风格的共通性源于相似的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 以及民族间不断地融合、借鉴与影响。

Keywords: Nomadic People; Qidan; Dressing Style

Abstract: Taking Qidan people as an exampl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discusses how their clothing changed and evolved while the ethnic group formed, and further explores how Qidan people's representative robe came into being. By comparing Qidan people's robe with that of Nvzhen people as well as Dangxiang people, the autho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earing a round-collared slit robe and boots was prevalent among nomadic people in North China during 10th to 13th century. Such a common dressing style was the result of similar living environment and lifestyle, as well as continuous integration, borrowing and influence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20.05.012

我国北方自古就有游牧民族居住生活, 在寒冷的气候和游牧生活方式的影响下, 游牧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 以皮毛为服饰原料, 上衣下裤, 形制与中原地区农耕民族服饰有较大差异。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包括很多族群, 他们不断发展、融合、演变, 又形成、分化出新的民族和分支, 其服饰又会有所区别, 但相似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形成了北方游牧民族服饰的共通性: 放牧狩猎, 要求身手敏捷, 服饰合体; 行走于广袤草原, 要求袍服瘦短, 足穿长靴。本文追随契丹族形成过程中服饰发展演变的轨迹, 研究其服饰形制, 并与女真、党项族服饰进行比较, 探讨10~13世纪中国北方游牧

民族服饰风格的成因。

一、契丹民族服饰的产生与发展

契丹源于胡, “胡”本指蒙古高原地区的游牧民族, 战国时期中原地区人们将其贬称为“胡”, 秦汉时期延续, 后来“胡”的概念扩大, 把新疆、中亚等地的外族人或外国人加入进来, 统称为胡人。先秦时期胡有东胡、西胡之分, 东胡为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三大族系之一, 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史记·匈奴传》索引: “服虔云: ‘东胡, 乌丸之先, 后为鲜卑。’在匈奴东, 故曰东胡。”^[1]契丹即源于东胡之后的鲜卑。

* 本文为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考古视野下辽夏金元服饰演变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17BKG028)的阶段性成果。

在契丹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服饰面貌不尽相同，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契丹先祖的胡服形制

契丹始祖为东胡人，胡人生活于寒冷的中国北方地区，过着逐寒暑变、随水草而牧的生活，他们的服饰以便利、易得为主要特点。面料上，因天气寒冷，要用厚实材料来御寒，游牧生活快速强悍的节奏则要求服饰质料结实耐穿。而狩猎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恰能提供丰富的、适合服装材料需求的皮料。另外，游牧射猎的生产方式要求服饰便利，一切以实用为最基本要求。在生活环境与生产方式的影响下，胡人就形成了一套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服饰，和中原地区汉人的服饰风格有很大不同。两种民族服饰文化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交流。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富国强兵实行胡服骑射改革，把胡人衣装引入到中原地区，主要用于军队之中，其形制为：上衣为紧身窄袖短袍，长及臀或膝部，下装为合裆长裤，腿部缠裹，脚穿长靴皮靴，头戴帽。

（二）南北朝时期契丹服饰的变化

契丹始见于史册是在南北朝时期，当时还是游牧部落集团，“转居荐草之间，去邃古之风犹未远”^[2]。狩猎在契丹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猎则别部，战则同行”，“射猎，居处无常”。此时契丹的畜养业已有一定规模，史载北齐在与契丹的一次冲突中，掳获契丹牲畜十万多头，可以想见契丹发达的畜牧业可提供充足的用于制衣的毛皮。此时期的契丹服饰还保留古风，强调实用，“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3]；形制以短衣、长裤为主，寒冷时节披长衣，戴帽，穿靴。同时，契丹的毛织业有很大发展，能用驼、羊毛制毡。《魏书》载：“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还，灵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际，以青毡为上服，人

给青毡两匹。”^[4]青毡，即黑毡，契丹人有敬天尚黑习俗，故以黑衣为上服。当然，随着与中原地区的交往开始增多，契丹人常以牲畜、毛皮换取中原地区的粮食、织物等，服饰也较多地用织物制作。

在契丹人衣牛、马、羊、驼皮毛之前，其服饰还应有一个更为原始的阶段。《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本末》载，契丹族有一个传说，一酋长名喏呵，戴野猪皮，披野猪皮，居穹庐中。后其妻偷把猪皮拿走，遂“莫之所如”。另一酋长，名昼里昏呵，也“戴猪服豕，罔测所终”。传说表明早期契丹人曾有过以野猪皮为衣的阶段，畜牧业发展起来后，才以较为柔软舒适的牛、马、羊等皮为衣料。

（三）隋唐时期契丹服饰文化与中原的交流融合

隋唐时期，是契丹族的大发展阶段，契丹与中原政权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唐时，契丹成为唐中央政权管辖下的地方政权，首领受唐政府封赐，并与唐宗室联姻。唐公主带来的纺织术及大量丝帛制品，对契丹上层贵族服饰的影响很大。高级贵族的丝质服装，多源于唐政府的赏赐与赠予，或来自与中原地区的交换贸易。此时的契丹服饰款式与中原地区较为接近，但保留着民族服饰的左衽传统。《契丹国志》载：“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汉兵，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5]唐朝末年，契丹首领述澜时期，契丹人开始定居，植桑麻，“以遥辇氏于越之官，占据潢河（今西拉沐沦河）沃壤，始置城邑，为树艺、桑麻、组织之教，有辽王业之隆，其亦肇迹于此乎”^[6]。虽然初始阶段纺织物在衣料中所占比例不大，契丹人的衣料还是以皮毛为主，但贵族阶层的服饰则越来越多地使用织物衣料。《辽史》载契丹人“网罟禽兽，食肉衣皮。

以偃鹿韦掩前后，谓之靴。然后夏葛冬裘之制兴焉”^[7]，即以晚唐为分界。

契丹人建立辽政权之前，一直过着狩猎游牧的生活，居无定所，这样的生活方式要求服饰实用、保暖，故多采用皮毛质料制作。皮毛的优劣虽是身份地位的标志，但服饰形制则没有大的差别。随着与中原地区交流的增多，尤其是归附唐政权后，契丹接触到更多的中原先进的服饰文化，中原舒适的丝织、麻质服料，对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契丹贵族认同中原服饰文化，并越来越多地以织物为主要衣料。

二、契丹民族代表性服饰形制

契丹民族的特色服饰为袍，男女均服。游牧部落从事生产活动的主要是男子，所以男子服饰更能体现生产生活特色，故本文以契丹男子袍服举例，以更好地说明契丹民族代表性服饰的形制。

契丹人原始袍服以皮质为主，有带毛的裘衣和去除皮毛的板皮衣两种，服饰形制在契丹壁画中可见。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石棺内壁绘有《契丹族草原放牧图》，图中放牧人头戴皮帽，身穿对襟裘皮短衣，敞露胸怀，腰系带，脚穿靴，手持短鞭作赶畜状。短袍类似今短大衣，对襟，窄袖，长至臀部。（图一）石棺前堵头内壁《引马出行图》中的牵马人，（图二）身上所服据考证为皮质袍，由于皮质较硬，故在袍服前裾正中开衩，这样袍服才可在骑马时顺腿而下，既可最大面积的护腿保暖，又能使人活动自如，这应是契丹袍服的传统形制。以布帛制成的契丹男子袍服的形制为圆领、左衽、无缘饰、窄袖，疙瘩襻扣，长至膝，身后正中开衩，两侧不开衩（因布帛较软，身后开衩即可达到皮质袍服前后开衩的效果）。圆领袍以北朝旧式鲜卑外衣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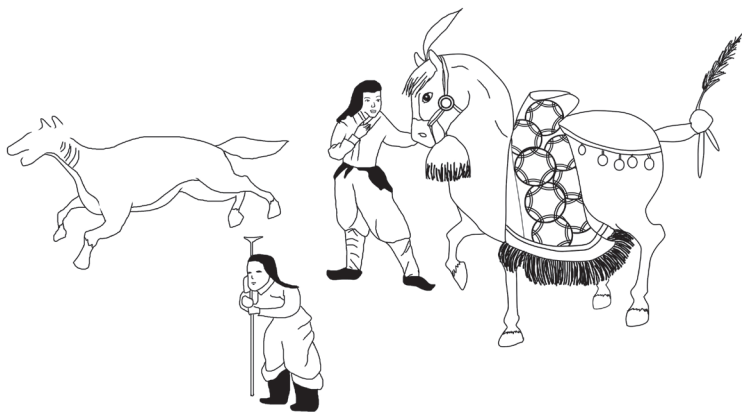
并融合了西域胡服因素。山西太原北齐武平元年（570年）娄叟墓壁画中的鲜卑人即着圆领袍，只是其开衩有侧部的，也有后部的，衩开得较低。（图三）唐时，有胡人血统的唐统治者也以圆领窄袖袍作为男子的日常袍服，但改制为圆领、右衽，长至踝，两侧开衩，也称缺胯袍。唐人袍服的胡化，表明经过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胡、汉服饰文化互相交流，中原袍服和契丹服饰有了许多相近之处。

对比契丹袍和中原袍，可以看出两种袍服形制的异同。相同处：两者均为圆领不加缘边，领端有襻扣，纽扣多为一粒，也有二粒的。不同处：一是契丹袍为左衽，中原袍服为右衽；二是开衩，契丹袍服开衩位于袍服后部，中原袍服为两侧开衩。契丹袍服后开衩呈上窄下宽的梯形，平时用扣子扣住，骑马时解开，这样两侧袍裙可护腿防寒，此种形制更适于游牧民族的马上生活。（图四，1）三是中原袍服的身、袖较契丹袍宽松，并在下身部加襪（在下摆处加一道宽边），作为上衣和下裳的分界，以纪念中原传统服饰的上衣下裳之制。（图四，2）另外，中原袍服襻扣扣于领右侧，而契丹袍服扣于领后部。

圆领后开衩袍服适用于契丹各阶层男性，是契丹民族传统袍服的真实形制。从史



图一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辽墓石棺《契丹族草原放牧图》



图二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辽石棺《契丹人引马出行图》

料记载及遗留图像可知，契丹男子穿窄袖左衽圆领袍，腰束革带，脚穿革靴。虽因时代早晚人物形象稍有不同，但基本装扮没有大的变化，表明这种服饰为契丹民族的代表性服饰。

三、契丹民族服饰风格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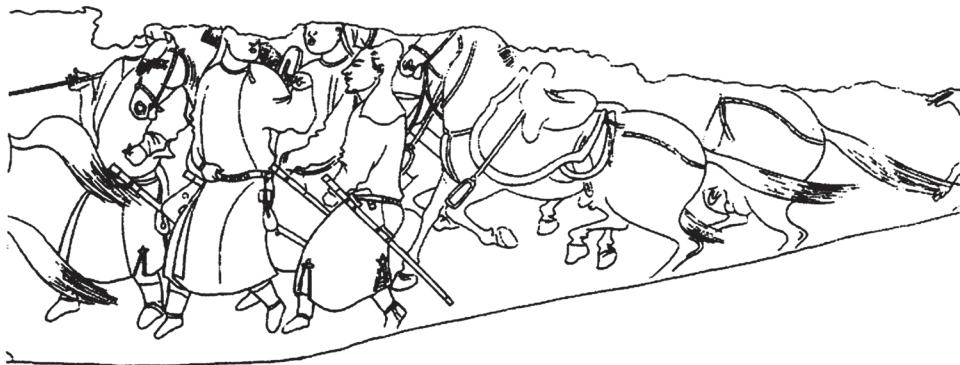
地理环境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观念，进而形成了某地的风俗习惯。服饰作为行为观念的一种表现，适应环境，反映风俗，表现个性，也就形成了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服饰文化。契丹是10~12世纪生活于我国北方，并建立政权的游牧民族，契丹通过征伐将其他部族归于其统治之下，直接影响了其他民族的服饰，因此契丹族服饰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具

有代表性。

（一）契丹民族服饰风格形成的原因

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是服饰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服饰产生于劳动生活中，主要功能是保护、遮蔽和装饰，因此，人类早期的服饰差别不大。商周时期，中原地区服饰和北方胡服还较为类似，都为小袖、长及膝的短袍。后来，因生活环境和生产劳动方式的不同，服饰差别逐渐显现，两周时期，两者差别较为明显，中原地区人们的装束以宽衣大袖为主，下装为裳（类似裙），北方游牧民族则为裤。这是因为中原地区为农耕区，似裙的下裳穿着随意方便，游牧民族狩猎放牧，出于对臀、腿部的保护，裤得到了较早完善。此外，中原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地势平坦，故人们多穿浅口的履；而北方地区气候寒冷，同时由于骑马的需求，长靽的皮靴更为保暖适宜。

隋唐时期，契丹部族发展强大起来，他们生活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一带。《辽史》载：“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皮毛以衣”，“至黑榆林，时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长五十



图三 北齐娄叡墓壁画中侍臣的袍服



图四 契丹袍与中原袍

1. 契丹男子（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墓《进食图》）
2. 着圆领加襴袍服的唐代男子（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壁画）

里，高崖峻谷，仰不见日而寒尤甚。”^[8]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载：“永安地宜畜牧，畜以马、牛、羊，草宜荔挺、臬耳，谷宜梁荞而人不善艺。四月始稼，七月毕敛；地寒多雨，盛夏重裘。七月陨霜，三月释冻。”^[9]契丹人生活的区域处于寒温带，冬季寒冷漫长，夏季短，春秋多风，因而要求衣物耐寒保暖，“北方苦寒，故多衣皮”，“虽盛夏必重裘”。因此，他们的服饰多以皮质为衣料，“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贵，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10]。同时，他们生活在山林草原地带，野生动物众多，以游猎放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生活环境与生产方式使得毛皮易得，于是他们就地取材，利用身边易得的原料，制作出简朴又具有较高实用性的服饰。

契丹民族与中原地区交往增多后，他们通过交换、赏赐及战争掠夺等方式获得中原地区的布帛，尤其是部族强大后，他们引进中原先进的纺织技术，迁移汉地工匠帮助牧民发展纺织业，使服饰质料进入皮毛、布帛共用时代。但皮毛一直是契丹族的传统服饰原料，即使接受舒适的布帛后，他们也力求保持本民族的服饰特色，较多地使用皮毛质

衣料。

契丹袍服瘦短，足穿长靴。北宋时期，沈括出使辽国，对契丹服有了深刻认识，说“窄袖、绯绿短衣、长腰靴、有蹠蹻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靴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裤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11]。

可见，在自然环境、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等共同作用下，契丹服饰形成了材质以皮毛为主，形制瘦窄短小，穿靴的整体风格，这些特点在同时期的女真及党项服饰上也有所反映。女真人生活于我国东北部的大、小兴安岭及长白山间的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和辽河平原地带，党项族生活在我国西北高原地区。他们与契丹族同处于高纬度寒冷地区，都过着渔猎畜牧的生活，因此，他们均着圆领左衽袍，衣料以皮毛为主，脚穿靴，反映了服饰风格的共通性。

（二）契丹民族服饰形制的特点

1. 契丹袍服的后开衩

游牧民族传统袍服多有开衩。北齐时期娄叡墓壁画中人们所服的圆领或交领袍中就有侧部及后部开衩形式。（见图三）契丹袍服中外袍多为后开衩，开衩似乎更高，以身后中线对称，外侧向左、内侧向右接片，显然是为骑马生活而设计的。这类袍服在女真、党项服饰中也有发现，表明这是游牧民族服饰的一大特征，但形式稍有区别：一是女真袍开衩较高，往往从腰部开始，而契丹袍相对则开衩较低，党项袍开衩高度与契丹袍近似。二是女真袍开衩两侧接片较宽，外部一侧与袍身同宽；契丹袍后开衩两侧接片较窄，约占袍身二分之一宽；党项袍后开衩，从图像来看两侧仅交接，穿时露出内衣。它们相似而又有差异，可能是因为不同民族的服饰文化相互借鉴却又有改进，女真

袍或源于契丹袍，只是开衩更阔，可全部提起束于腰间，进一步扩大了身体的活动空间，可使腿部活动自由，同时御寒性更佳，这是优于契丹袍、党项袍的地方。（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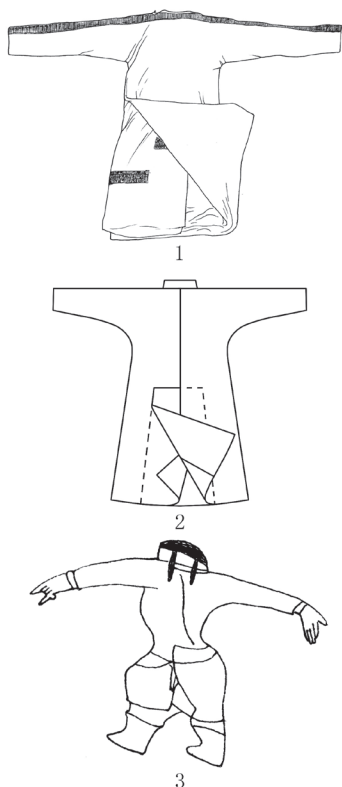
2. 契丹袍服的左衽

左衽，即指右侧衣襟大于左衣襟而向左掩，右衽反之。据考古学及民族学考证，人们最早的衣服形制为：在一块长方形布中间挖孔，穿时将头从孔中伸出，胸前背后两片，以带束腰成贯口衫。后来，为了穿脱方便，前片一分为二，形成了对襟。后为了保暖的需求或为了不易袒露胸部而将前部两襟加大，交合叠压形成偏衽状，这样也就产生了左衽或右衽。从我国早期人物形象来看，左衽、右衽、对襟等衣襟开合方式共同使用，如商代出土的玉、石俑及青铜器上的人物形象，衣襟交合方式多样，甲骨文中的“衣”为象形字，其反映衣襟的掩合可分为向左、向右及中部对合等。（图六）这表明商代中原地区衣襟开合的方向并没有形成固定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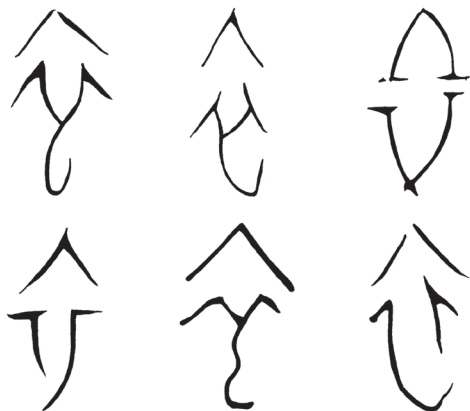
中原地区服饰的右衽风尚大概形成于西周时期。《礼记·丧服大记》载：“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纽。”孔颖达释：“皆左衽，大敛小敛同，故云皆也。衽，衣襟也。生则右手解抽带，便也。死则襟向左，示不复解也。”可知，西周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形成死者服左衽、生者为右衽的服饰习俗。究其原因，因为周代中原地区已形成了发达的农耕文明，在长期农业劳动中人们养成多使用右手的习惯，将左衣襟拉至右侧系结顺手方便，故右衽服制发展成为定制。为区别生死，左衽也就用于丧葬服饰上。

从文献记载看，汉族以外的四周民族，服饰多为左衽。《尚书·周书·毕节》载：“四夷左衽，罔不咸赖。”春秋时，孔子赞扬率众打败北方戎狄入侵中原的管仲说：

“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可见东周时期左衽已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形象特征。究其原因，说法各一，有人认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左衽与拜日习俗有关。契丹袍服的



图五 女真、契丹、党项袍服的后开衩
1. 黑龙江阿城金齐国王墓
2. 内蒙古巴林左旗上京遗址西北群山辽墓
3. 黑水城出土西夏《水月观音图》



图六 甲骨文中“衣”的几种写法

左衽，文献记载可能与其崇尚萨满教有关，契丹人“好鬼而贵日”，祭祀中专设有“拜日仪”，以太阳为自然崇拜，形成拜日习俗，面日则东即为左向，“东向而尚左”，形成了以左为尊。宋人刘攽诗曰：“饮冰重见古人心，绝幕仍当暮雪深。朝出穹庐随拜日，夜鸣刁斗候横参。胡儿射雁争娱客，羌女听笳却走林。闻说敌情亲博望，一言珍重万黄金。”契丹《辽史·国语解》载：“国俗，凡祭皆东向，故曰祭东。”

此外，从生活习惯来看，左衽可能与生产劳动有很大关系。人们骑马时，着左衽服饰方便从右侧上下马。另外，游牧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也形成了一些固定习惯。如他们将长弓放置于腰左边，箭囊背于右肩，左手拉弓右手搭箭时弓弦箭尾位于右胸前，如果穿着右衽服装，多出的衣襟就会影响射箭的角度，故衣襟开于左胸前；骑马时，右手习惯拿马鞭或武器，左衽方便左手从怀中放取物品。鉴于左衽于生活中的这些便利特点，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就养成了穿着左衽服饰的习俗，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东胡之袍服“一曰左衽之袍”。契丹、女真均起源于东胡族系的鲜卑族，服饰形制世代相传，皆为左衽形制。党项族也有一部分由鲜卑融合而来，服饰形制也为左衽，只是后来受中原服饰的影响，有的才改为右衽形制。

四、结 语

服饰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反映了民族风俗习惯、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契丹民族服饰特点是在民族产生发展过程中，同其他民族服饰文化不断交流融合而形成的。契丹人注重保持服饰的民族性，在与先进的中原服饰文化接触交流后，学习汉人的纺织技术，引入舒适的纺织品，使服饰质料进入皮毛、织物共用时代，但仍保持传统，多使

用本民族传统服饰原料皮毛，即使用织物制衣，也以其传统服饰形制为准。

契丹服饰身窄衣短、后部开衩、衣襟左衽，这种服饰风格的形成是民族历史、风俗习惯传承的结果，具有轻便简单，利于骑射的特点。圆领开衩袍是契丹族的代表性服饰，也是隋唐、两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典型服饰形制，此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较多地保持了服饰上的一致性。10~13世纪北方较为强大的民族，如契丹、女真、党项等，在服饰上的共通性，是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的相似，以及部落间兼并征服、贸易往来等引发的服饰文化相互影响的见证。契丹族建立政权时，正值中原五代战乱时期，辽迅速壮大，把一大批汉人及其他民族置于其统治之下。因此，契丹服饰是10~13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服饰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服饰。

- [1] (汉)司马迁. 史记: 卷一三〇: 匈奴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885.
- [2] (元)脱脱. 辽史: 卷五六: 仪卫志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905.
- [3] (元)脱脱. 辽史: 卷三二: 营卫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73.
- [4] (北齐)魏收. 魏书: 卷一〇〇: 契丹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224.
- [5] (宋)叶隆礼. 契丹国志: 卷二二: 兵马制度//景印文渊阁四库丛书.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96.
- [6] 同[2].
- [7] 同[2].
- [8] (宋)叶隆礼. 契丹国志: 卷二四: 胡峤陷北记//景印文渊阁四库丛书.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237.
- [9] (宋)沈括. 熙宁使契丹图抄.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23.
- [10] (宋)叶隆礼. 契丹国志: 卷二二: 岁时杂记//景印文渊阁四库丛书.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225.
- [11] (宋)沈括. 梦溪笔谈: 卷一.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 2.

(责任编辑: 刘亚玲)